第二回 王孝廉[[1]](#footnote-1)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[[2]](#footnote-2)暮年登上第

话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个乡村，叫做薛家集。这集上有百十来人家，都是务农为业。村口一个观音庵，殿宇三间之外，另还有十几间空房子，后门临着水次天二评：伏笔。此回以王孝廉标题，故立竿见影。这庵是十方的香火，只得一个和尚住。集上人家，凡有公事，就在这庵里来同议。

那时成化末年，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。新年正月初八日，集上人约齐了，都到庵里来议闹龙灯之事。到了早饭时候，为头的申祥甫带了七八个人走了进来，在殿上拜了佛。和尚走来与诸位见节[[3]](#footnote-3)，都还过了礼。申祥甫发作和尚道齐评：一部绝大书，开首先写一个夏总甲还不算出奇，最先便写总甲的亲家气焰便就甚大，真不知作者如何落想到此。听谓风起于青苹之末也。天二评：申祥甫者，夏总甲之亲家也，欲写夏总甲，先写申祥甫之发作和尚，以见其声势与彼七八个人绝不同，而夏总甲可知矣。黄评：初写俗情即具如此妙笔。盖是书所写不出“势利”二字。申祥甫因亲家为总甲，势也；荀老爹穿得齐整，利也。虽极可笑，然一部书用意早具于此。“和尚，你新年新岁，也该把菩萨面前香烛点勤些！阿弥陀佛！受了十方的钱钞，也要消受。”又叫：“诸位都来看看：这琉璃灯内，只得半琉璃油！”指着内中一个穿齐整些的老翁，说道：“不论别人，只这一位荀老爹，三十晚里还送了五十斤油与你，白白给你炒菜吃，全不敬佛！天二评：琉璃灯无补于死佛，油则有益于活和尚炒菜，是大功德。和尚陪着小心，等他发作过了，拿一把铅壶，撮了一把苦丁茶叶[[4]](#footnote-4)，倒满了水，在火上燎的滚热，送与众位吃。

荀老爹先开口道：“今年龙灯上庙，我们户下各家须出多少银子？”申祥甫道：“且住，等我亲家来一同商议。黄评：观后文乃知一部书翰林、进士皆此类也。正说着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黄评：如见集上第一乡绅来矣。两只红眼边，一副锅铁脸，几根黄胡子，歪戴着瓦楞帽，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；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，走进门来，和众人拱一拱手，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黄评：自命不凡如是，又何必减于翰林、进士耶。这人姓夏，乃薛家集上旧年新参[[5]](#footnote-5)的总甲[[6]](#footnote-6)天二评：文昌新入有光辉。夏总甲坐在上席，先吩咐和尚道：“和尚，把我的驴牵在后园槽上，卸了鞍子，将些草喂的饱饱的。我议完了事，还要到县门口黄老爹家吃年酒去哩。”吩咐过了和尚，把腿跷起一只来，自己拿拳头在腰上只管捶。捶着，说道：“俺如齐评：出口便得神得势，文章家最争落笔。天二评：「俺如今」者，新出仕故也。倒不如你们务农的快活了黄评：开卷便有如此妙笔，盖先生冷眼蓄之既久，又不肯明目张胆骂人，特从此辈发科。嫉世之心，乃愈形其沉痛。想这新年大节，老爷衙门里，三班六房[[7]](#footnote-7)，那一位不送帖子来。我怎好不去贺节？每日骑着这个驴，上县下乡，跑得昏头晕脑。打紧又被这瞎眼的亡人在路上打个前失，把我跌了下来，跌的腰胯生疼。”申祥甫道：“新年初三，我备了个豆腐饭邀请亲家，想是有事不得来了。”夏总甲道：“你还说哩。从新年这七八日，何曾得一个闲？恨不得长出两张嘴来，还吃不退天二评：还要生出四只脚，免得骑驴受跌。就像今日请我的黄老爹，他就是老爷面前站得起来的班头；他抬举我，我若不到，不惹他怪？”申祥甫道：“西班黄老爹，我听见说，他从年里头就是老爷差出去了。他家又无兄弟、儿子，却是谁做主人？天二评：亲家偏要捉白撰。夏总甲道：“你又不知道了石史评：深怪之词。黄评：还他证据，他却偏能老脸，反说他不知道。今日的酒，是快班李老爹请，李老爹家房子褊窄，所以把席摆在黄老爹家大厅上。”

说了半日，才讲到龙灯上，夏总甲道：“这样事，俺如今也有些不耐烦管了齐评：居移气，养移体，应该如此。从前年年是我做头，众人写了功德[[8]](#footnote-8)，赖着不拿出来，不知累俺赔了多少黄评：一定无此事，一定还赚钱。况今年老爷衙门里，头班、二班、西班、快班，家家都兴龙灯，我料想看个不了，那得功夫来看乡里这条把灯黄评：妙语如是。但你们说了一场，我也少不得搭个分子，任凭你们那一位做头。像这荀老爹，田地广，粮食又多，叫他多出些；你们各家照分子派，这事就舞[[9]](#footnote-9)起来了。”众人不敢违拗黄评：所以要等亲家，所以先发作和尚。当下捺着姓荀的出了一半，其馀众户也派了，共二三两银子，写在纸天二评：夏总甲是村中第一乡绅，荀老爹是村中首富，安得不遵派。。和尚捧出茶盘——云片糕、红枣，和些瓜子、豆腐干、栗子、杂色糖，摆了两桌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天二评：序爵。黄评：乡党序爵耶。斟上茶来。

申祥甫又说：“孩子大了，今年要请一个先生。就是这观音庵里做个学堂。”众人道：“俺们也有好几家孩子要上学。只这申老爹的令郎，就是夏老爹的令婿；夏老爹时刻有县主老爷的牌票[[10]](#footnote-10)，也要人认得字。只是这个先生，须是要城里去请才好。天二评：夏老爹虽出仕而不识字，令婿必须读书。夏总甲道：“先生倒有一个。你道是谁？就是咱衙门天二评：是，咱衙门里。户总科提控[[11]](#footnote-11)顾老相公家请的一位先生，姓周，官名叫做周进，年纪六十多岁，前任老爷取过他个头名[[12]](#footnote-12)，却还不曾中过学[[13]](#footnote-13)学而曰“中”，趣甚。顾老相公请他在家里三个年头，他家顾小舍人[[14]](#footnote-14)去年就中了学，和咱镇上梅三相[[15]](#footnote-15)一齐中的齐评：伏下一笔。天二评：带出梅三相。那日从学里师爷[[16]](#footnote-16)家迎了回来，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，身上披着大红绸，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，大吹大打，来到家门口。俺合衙门的人都拦着街递酒。落后[[17]](#footnote-17)请将周先生来，顾老相公亲自奉他三杯，尊在首席。点了一本戏，是梁灏八十岁中状元[[18]](#footnote-18)的故事天二评：暗映下文。顾老相公为这戏，心里还不大喜欢，落后戏文内唱到梁灏的学生却是十七八岁就中了状元黄评：梁灏学生是何人耶。顾老相公知道是替他儿子发兆[[19]](#footnote-19)，方才喜了。你们若要先生，俺替你把周先生请来。”众人都说是好。吃完了茶，和尚又下了一箸[[20]](#footnote-20)牛肉面吃了，各自散讫。

次日，夏总甲果然替[[21]](#footnote-21)周先生说了，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，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[[22]](#footnote-22)，约定灯节后下乡，正月二十开馆。

到了十六日，众人将分子送到申祥甫家备酒饭天二评：先是五脏神愿随鞭镫。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做陪客。那梅玖戴着新方巾黄评：书中第一顶方巾出现。老早到了齐评：秀才们闻道请，便似得了将军令，况新方巾须夸众乎。直到巳牌[[23]](#footnote-23)时候，周先生才来。听得门外狗叫黄评：狗迎先生，物以类聚。申祥甫走出去迎了进来。众人看周进时，头戴一顶旧毡帽旧毡帽与新方巾相映。身穿元色绸旧直裰，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黄评：所以狗叫。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，黑瘦面皮，花白胡子。申祥甫拱进堂屋，梅玖方才慢黄评：二字妙，比夏总甲又迥然不同，所以为相公也，为老友也。的立起来和他相见齐评：好身分。天二评：比夏总甲又不同，此所以为三相。周进就问：“此位相公是谁？”众人道：“这是我们集上在庠[[24]](#footnote-24)的梅相公。”周进听了，谦让不肯僭梅玖作揖[[25]](#footnote-25)，梅玖道：“今日之事不同。”周进再三不肯。众人道：“论年纪也是周先生长，先生请老实些罢。”梅玖回黄评：二字更妙，是白描高手。头来向众人道：“你众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规矩，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齐评：必须急急表白。天二评：宪纲。只是今日不同，还是周长兄请上。”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“朋友”，称童生是“小友”。比如童生进了学，不怕十几岁，也称为“老友”；若是不进学，就到八十岁，也还称“小友”天二评：请以补入明朝学校志。就如女儿嫁人的：嫁时称为“新娘”，后来称呼“奶奶”、“太太”，就不叫“新娘”了；若是嫁与人家做妾，就到头发白了，还要唤做“新娘”黄评：比拟绝倒。

闲话休题。周进因他说这样话，倒不同他让了，竟僭着他作了揖。众人都作过揖坐下。只有周、梅二位的茶杯里有两枚生红枣，其馀都是清茶。吃过了茶，摆两张桌子杯箸，尊周先生首席，梅相公二席天二评：有屈。众人序齿坐下，斟上酒来。周进接酒在手，向众人谢了扰，一饮而尽。随即每桌摆上八九个碗，乃是猪头肉、公鸡、鲤鱼、肚、肺、肝、肠之类。叫一声：“请！”一齐举箸，却如风卷残云一般天二评：绝倒。早去了一半。看那周先生时，一箸也不曾下齐评：又生妙文。申祥甫道：“今日先生为甚么不用肴馔？却不是上门怪人？”拣好的递了过来。周进拦住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学生是长斋。”众人道：“这个倒失于打点。却不知先生因甚吃斋？”周进道：“只因当年先母病中，在观音菩萨位下许的天二评：孝子。此他日举人进士之根。如今也吃过十几年了。”梅玖道：“我因先生吃斋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，是前日在城里我那案伯[[26]](#footnote-26)顾老相公家听见他说的天二评：案伯二字新奇。总科而称老相公者，父以子贵。有个做先生的一字至七字诗……”众人都停了箸听他念诗。他便念道：“呆，秀才，吃长斋，胡须满腮，经书不揭开，纸笔自己安排，明年不请我自来。”念罢，说道：“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，呆是不呆的了。”又掩着口道：“秀才，指日就是齐评：刻毒。黄评：难受。那‘吃长斋，胡须满腮’，竟被他说一个着！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众人一齐笑起来。周进不好意思黄评：凡此皆可哭之事，故有后文。申祥甫连忙斟一杯酒道：“梅三相该敬一杯。顾老相公家西席就是周先生了。”梅玖道：“我不知道，该罚该罚！但这个话不是为周长兄，他说明了是个秀才齐评：尤其刻毒。但这吃斋也是好事，先年俺有一个母舅，一口长斋，后来进了学，老师送了丁祭的胙肉[[27]](#footnote-27)来，外祖母道：‘丁祭肉若是不吃，圣人就要计较了天二评：外祖母尚服儒教。大则降灾，小则害病。’只得就开了斋。俺这周长兄，只到今年秋祭，少不得有胙肉送来，不怕你不开哩。”众人说他发的利市好，同斟一杯，送与周先生预贺，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齐评：所以有一肚皮眼泪也。天二评：梅三相所得意者秀才也，周先生所深痛极恨者未入学也。实逼处此，以成他日之哭。黄评：愈难受，可哭可哭。只得承谢众人，将酒接在手里。厨下捧出汤点来，一大盘实心馒头，一盘油煎的扛子火烧。众人道：“这点心是素的，先生用几个。”周进怕汤不洁净，讨了茶来吃点心。

内中一人问申祥甫道：“你亲家今日在那里？何不来陪先生坐坐？”申祥甫道：“他到快班李老爹家吃酒去了。齐评：又是李老爹。天二评：记得正月初八日快班李老爹请他到西班黄老爹大厅上吃酒，今日却又请他，未知仍设席黄宅否。又一个人道：“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[[28]](#footnote-28)了，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。只是他老人家好赌，不如西班黄老爹，当初也在这些事里顽耍，这几年成了正果[[29]](#footnote-29)，家里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，好不热闹！”荀老爹向申祥甫道：“你亲家自从当了门户，时运也算走顺风，再过两年，只怕也要弄到黄老爹的意思哩。天二评：荀老爷畏申祥甫，故阿谀之。申祥甫道：“他也要算停当[[30]](#footnote-30)的了。若想到黄老爹的地步，只怕还要做几年的梦。天二评：此时集上人望黄老爹，无异诸暨人望危老先生。梅相公正吃着火烧，接口道：“做梦倒也有些准哩。齐评：总要一个人开口。因问周进道：“长兄这些年考校[[31]](#footnote-31)，可曾得个甚么梦兆？”周进道：“倒也没有。天二评：周长兄若果做梦，早已做老友了。梅玖道：“就是徼幸[[32]](#footnote-32)的这一年齐评：总不离乎此。黄评：众人心中只有一黄老爹，梅相公却只有一秀才。正月初一日，我梦见在一个极高的山上，天上的日头，不差不错，端端正正掉了下来，压在我头上黄评：试问阅者能忍住不笑否？妙在周进便信。惊出一身的汗，醒了摸一摸头，就像还有些热。彼时不知甚么原故，如今想来，好不有准！”于是点心吃完，又斟了一巡酒。直到上灯时候天二评：巳牌时候上席，一举箸早去了一半，如何敷衍到上灯时。梅相公同众人别了回去。申祥甫拿出一副蓝布被褥，送周先生到观音庵歇宿；向和尚说定，馆地就在后门里这两间屋内天二评：伏笔。

直到开馆那日，申祥甫同着众人领了学生来，七长八短几个孩子，拜见先生。众人各自散了。周进上位教书。晚间学生家去，把各家贽见[[33]](#footnote-33)拆开来看，只有荀家是一钱银子，另有八分银子代茶[[34]](#footnote-34)天二评：提出荀家为后文张本。其馀也有三分的，也有四分的，也有十来个钱的，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。周进一总包了，交与和尚收着再算。那些孩子就像蠢牛一般，一时照顾不到，就溜到外边去打瓦踢球天二评：周进教读不如王冕放牛。每日淘气不了。周进只得捺定性子，坐着教导天二评：想来又郁又闷。

不觉两个多月，天气渐暖。周进吃过午饭，开了后门出来，河沿上望望。虽是乡村地方，河边却也有几树桃花柳树，红红绿绿，间杂好看天二评：写乡村景物且亦人情，亦见自开馆以来两个多月正是清明天气。看了一回，只见闬闬的细雨下将起来。周进见下雨，转入门内，望着雨下在河里，烟笼远树，景致更妙黄评：随意写景俱妙。这雨越下越大，却见上流头一只船冒雨而来。那船本不甚大，又是芦席篷，所以怕雨。将近河岸，看时，中舱坐着一个人，船尾坐着两个从人，船头上放着一担食盒。将到岸边，那人连呼船家泊船，带领从人，走上岸来。周进看那人时，头戴方巾黄评：又一顶方巾出现，然而非犹夫前之方巾矣。身穿宝蓝缎直裰，脚下粉底皂靴，三绺髭须，约有三十多岁光景天二评：记其年亦是伏笔。走到门口，与周进举一举手，一直进来，自己口里说道：“原来是个学堂。”周进跟了进来作揖，那人还了个半礼道：“你想就是先生了。齐评：口气不同，又在梅三相之上。黄评：妙在“半礼”，声口又与三相迥别。周进道：“正是。” 那人问从者道：“和尚怎的不见？”说着，和尚忙走了出来道：“原来是王大爷。请坐。僧人去烹茶来。”向着周进道：“这王大爷就是前科新中的黄评：比之小友，不知又作何称谓。先生陪了坐着，我去拿茶。”

那王举人也不谦让天二评：夏总甲、梅三相之上又有此人，真是一佛一世界。从人摆了一条凳子，就在上首坐了，周进下面相陪。王举人道：“你这位先生贵姓？天二评：无人相陪，屈尊俯就，故曰“你这位先生”，轻之甚。周进知他是个举人，便自称道：“晚生[[35]](#footnote-35)姓周。”王举人道：“去年在谁家作馆？”周进道：“在县门口顾老相公家。”王举人道：“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？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，不差不差。”周进道：“俺这顾东家，老先生也是相与的？”王举人道：“顾二哥是俺户下册书[[36]](#footnote-36)，又是拜盟[[37]](#footnote-37)的好弟兄。”

须臾，和尚献上茶来吃了。周进道：“老先生的朱卷[[38]](#footnote-38) 是晚生熟读过的。后面两大股文章，尤其精妙。”王举人道：“那两股文章不是俺作的。”周进道：“老先生又过谦了。却是谁作的呢？”王举人道：“虽不是我作的，却也不是人作的。那时头场[[39]](#footnote-39)，初九日，天色将晚，第一篇文章还不曾做完，自己心里疑惑，说：‘我平日笔下最快，今日如何迟了？’正想不出来，不觉磕睡上来，伏着号板[[40]](#footnote-40)打一个盹，只见五个青脸的人跳进号来，中间一人，手里拿着一枝大笔，把俺头上点了一点，就跳出去了。随即一个戴纱帽、红袍金带的人，揭帘子进来，把俺拍了一下，说道：‘王公请起。齐评：绝好戏文，想见手舞足蹈神气。黄评：鬼神如此称呼，难得难得。那时弟吓了一跳，通身冷汗，醒转来，拿笔在手，不知不觉写了出来天二评：只算梦遗。可见贡院里鬼神是有的。弟也曾把这话回禀过大主考座师[[41]](#footnote-41)，座师就道弟该有鼎元之分。”

正说得热闹，一个小学生送仿[[42]](#footnote-42)来批，周进叫他搁着。王举人道：“不妨，你只管去批仿，俺还有别的事。”周进只得上位批仿。王举人吩咐家人道天二评：正说着鼎元，斗�S接缝批仿一节，意嫌太促，故夹入吩咐家人以缓之。极擒纵离合之妙。“天已黑了，雨又不住，你们把船上的食盒挑了上来，叫和尚拿升米做饭。船家叫他伺候着，明日早走。”向周进道：“我方才上坟回来，不想遇着雨，耽搁一夜。”说着，就猛然回头，一眼看见那小学生的仿纸上的名字是荀玫，不觉就吃了一惊。一会儿咂嘴弄唇的，脸上做出许多怪物像齐评：又生妙文。天二评：青脸鬼出现。周进又不好问他，批完了仿，依旧陪他坐着。他就问道：“方才这小学生几岁了？”周进道：“他才七岁。”王举人道：“是今年才开蒙？这名字是你替他起的？”周进道：“这名字不是晚生起的。开蒙的时候，他父亲央及集上新进梅朋友替他起名。梅朋友说自己的名字叫做‘玖’，也替他起个‘王’旁的名字发发兆，将来好同他一样的意思。天二评：趁手补出梅玖起名，又卸人说梦，灵敏之至。

王举人笑道：“说起来，竟是一场笑话。弟今年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，弟中在上面是不消说了，那第三名也是汶上人，叫做荀玫。弟正疑惑我县里没有这一个姓荀的孝廉，谁知竟同着这个小学生的名字。难道和他同榜不成！”说罢，就哈哈大笑起来，道：“可见梦作不得准天二评：场中作梦是准的？。况且功名大事，总以文章为主，那里有甚么鬼神！齐评：一刻工夫就说两样话，的是举人对童生口气。天二评：贡院里鬼神是有的！黄评：然则无鼎元之分矣。周进道：“老先生，梦也竟有准的。前日晚生初来，会着集上梅朋友，他说也是正月初一日，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他头上，他这年就飞黄腾达的。天二评：才进一个学，未曾发过，本算不得飞黄腾达。黄评：以进学为飞黄腾达，无怪后文之哭矣。王举人道：“这话更作不得准了。比如他进过学，就有日头落在他头上，像我这发过的[[43]](#footnote-43)，不该连天都掉下来，是俺顶着的了黄评：不知再进一层又是何物掉下来，阅者可能不喷饭。”彼此说着闲话，掌上灯烛，管家捧上酒饭，鸡、鱼、鸭、肉，堆满春台[[44]](#footnote-44)。王举人也不让周进，自己坐着吃了，收下碗去天二评：好是周�轩先生吃长斋的。若马二先生则未免垂涎。落后和尚送出周进的饭来，一碟老菜叶，一壶热水。周进也吃了天二评：我与何曾同一饱，下了三寸饥肠，正无分别。黄评：可哭，可哭。叫了安置，各自歇宿。

次早，天色已晴，王举人起来洗了脸，穿好衣服，拱一拱手，上船去了。撒了一地的鸡骨头、鸭翅膀、鱼刺、瓜子壳，周进昏头昏脑，扫了一早晨。

自这一番之后，一薛家集的人都晓得荀家孩子是县里王举人进士同年[[45]](#footnote-45)，传为笑话。这些同学的孩子赶着他就不叫荀玫了，都叫他“荀进士”。各家父兄听见这话，都各不平，偏要在荀老翁跟前恭喜，说他是个封翁[[46]](#footnote-46)太老爷，把个荀老爹气得有口难分。申祥甫背地里又向众人道：“那里是王举人亲口说这番话。这就是周先生看见我这一集上只有荀家有几个钱，捏造出这话来奉承他，图他个逢时遇节，他家多送两个盒子[[47]](#footnote-47)齐评：歧中有歧，小地方人意见的确如此。俺前日听见说，荀家炒了些面筋、豆腐干送在庵里黄评：酷肖乡农识字。又送了几回馒头、火烧，就是这些原故了。天二评：借申祥甫口中说出荀家尚知敬重先生。众人都不喜欢，以此周进安身不牢；因是碍着夏总甲的面皮，不好辞他，将就[[48]](#footnote-48)混了一年。后来夏总甲也嫌他呆头呆脑，不知道常来承谢，由着众人把周进辞了来家齐评：如此小馆也有情面，也须奉承，可为一叹。

那年却失了馆，在家日食艰难。一日，他姊丈金有馀来看他，劝道：“老舅，莫怪我说你，这读书求功名的事，料想也是难了。人生世上，难得的是这碗现成饭，只管‘稂不稂莠不莠’的到几时天二评：当头一棒。我如今同了几个大本钱的人到省城去买货，差[[49]](#footnote-49)一个记帐的人，你不如同我们去走走，你又孤身一人，在客伙内，还是少了你吃的、穿的？”周进听了这话，自己想：“‘瘫子掉在井里，捞起也是坐。’有甚亏负我？”随即应允了。

金有馀择个吉日，同一伙客人起身，来到省城杂货行里住下。周进无事闲着，街上走走，看见纷纷的工匠都说是修理贡院。周进跟到贡院门口，想挨进去看，被看门的大鞭子打了出来。晚间向姊夫说，要去看看。金有馀只得用了几个小钱，一伙客人也都同了去看；又央及行主人领着。行主人走进头门，用了钱的并无拦阻。到了龙门[[50]](#footnote-50)下，行主人指道：“周客人，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。”进去两边号房门，行主人指道：“这是天字号了，你自进去看看。”周进一进了号，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，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，长叹一声，一头撞在号板上，直僵僵不省人事天二评：轩然大波起。黄评：收处不欲笔平，小说常事，此却令人叵测。只因这一死，有分教：累年蹭蹬，忽然际会风云；终岁凄凉，竟得高悬月旦[[51]](#footnote-51)。未知周进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“功名富贵”四字，是此书之大主脑，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。起首不写王侯将相，却先写一夏总甲。夫总甲是何功名，是何富贵？黄评：妙批而彼意气扬扬，欣然自得，颇有“官到尚书吏到都”的景象。牟尼之所谓“三千大千世界”，庄子所谓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也。文笔之妙乃至于此。 　　 梅三相顾影自怜，得意极矣。不知天地间又有王大爷在。甚矣，功名富贵宁有等级耶！ 　　 场中鬼跳是假梦，荀玫同榜乃真梦也。偏于假梦锐得凿凿可据，转以真梦为不足信。活活写出妄庸子心术性情。 　　 周进乃一老腐迂儒，观其胸中，只知吃观音斋，念念王举人的墨卷，则此外一无所有可知矣。 　　 从吃斋引出做梦，又以梅玖之梦掩映王惠之梦，文章罗络勾联，有五花八门之妙。 　　 书中并无黄老爹、李老爹、顾老相公也者，据诸人口中津津言之，若实有其人在者，然非深于《史记》笔法者未易办此。 　　 金有余云：“人生在世，难得的是一碗现成饭。”此语能令千古英雄豪杰同声一哭！盖不独吹箫之大夫、垂钓之王孙为凄凉独绝人也。到省买货极寻常之事，偏偏遇着修理贡院，何其情事逼真乃尔。

1. 孝廉——汉朝的取士制度，有“贤良方正”科（第十三回），有“孝廉”科，前者不专由地方举，后者则专由地方举报中央任用。后世因为举人由乡试产生，情形有点相像，就把孝廉作为举人的别称。这里就是称举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蒙师——“蒙”是蒙昧无知的意思，小学生初读书叫“开蒙”，设馆教授这类学生的老师就叫做“蒙师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见节——见，见礼，“见节”就是拜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苦丁茶叶——加苦丁叶焙制成的一种带药味的茶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参——选派。第十五回说到的“参”是弹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总甲——明、清选派民人充当的照管城里乡下一定地面的职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三班六房——地方行政机关里的吏、役组织：“三班”为快、壮、皂，办事的是差役；“六房”为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，办事的是书办，即吏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功德——这里指迷信的人为敬神敬佛而出的捐款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舞——方言，搞、闹、忙乱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牌票——上级发与下级的文书的一种。地方官派差人出去收税、捉人，也给牌票做凭据，一称“差票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户总科提控——对衙门里管收钱粮的税吏叫得好听一点的称呼。“提控”是吏的古称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头名——习举业的人，要应乡试，一般必先取得“秀才”的资格。其过程：先应知县所主持的童试，及格的称“童生”；更应本省学政（即学道、学院、督学，尊称学台、宗师）所主持的院试，及格的便称为“生员”，即秀才。这里说的头名，指童试第一名。下文写梅玖那样瞧不起周进，就因为他已是秀才而周进还不过是个童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中过学——童生一经考成秀才，便确定归当地儒学机关管教（儒学设在府里的称“府学”，州称“州学”，县称“县学”，各设教官），一般称为“进学”，学只能进，不能中，这里说“中过学”，是作者描摹夏总甲口吻的一种写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小舍人——“舍人”，古代官名，这里是借作尊称，意同“小公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梅三相——科举时代，社会上尊称秀才做“相公”（对一般读书人也这样称呼），按他的弟兄排行称几相公，是表示亲热。这里的“梅三相”是“梅三相公”的省称，指下文讲到的梅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学里师爷——指儒学教官。教官是管秀才的，尊称“学师”或“学里老师”，一般没有称“师爷”的，这里也是作者描摹夏总甲口吻的写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落后——后来。第二十六回“复后”，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状元——第一名进士的通称。进士分一、二、三甲（如一、二、三等），一甲取三名，通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统称“鼎甲”。状元又通称“鼎元”或“殿元”，是旧时应科举的人所憧憬的最高荣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发兆——意同发利市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一箸——这里是少许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替——对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代饭——搭伙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巳牌——古时用子丑寅卯等十二支纪时，有一时期，官厅按时辰挂出牌子，后来习惯上就称某时为某牌，巳牌约为上午九至十一时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在庠——“庠”是学校的古称，“在庠”犹如说在学，即身分已是秀才的意思。第六回的“身在黉宫”和第十七回的“入泮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不肯僭梅玖作揖——从前交际场中，按各人身分先后就座，先入座的为尊，就座前要先对大家作揖或拱手，道谢大家对他的礼让，周进听说梅玖是秀才，身分比自己高，就不肯僭（僭越）他先就座，因之也不肯僭他先作揖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案伯——院试公布张贴的录取名单，叫做“案”（第一名叫做“案首”，童试同，下文王举人说周进是案首，指童试第一名）。同时被录取为秀才的人彼此称为“同案”，拉关系时就称同案的人的父亲为“案伯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丁祭的胙（zuò）肉——祭祀孔子时供的生肉。古代纪日用干支，逢丁的日子叫“丁日”，每年春、秋两次祭孔的日期例在丁日，故称“丁祭”。参加丁祭并在祭后分领供肉，是秀才的权利和荣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跑起来——这里是走运、走红、得法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成了正果——本是佛家语，指修行成功，这里是比喻黄老爹改邪归正，已能成家立业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停当——稳当、能干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考校——考试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徼幸——徼幸被录取的意思，是应试及格的人口头上的客气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贽见——即“贽敬”，学生在学费以外送给先生的见面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代茶——不送礼物致敬，而送钱代替，称所送的钱为“代茶”，有自谦微薄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晚生——后辈对前辈的自称。社会地位低些的对地位高些的，也自称“晚生”，不一定论年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户下册书——对官署认下包收若干户钱粮的任务的一种税吏，名为“册书”。王举人户下的钱粮归这姓顾的包收，在他口中，姓顾的就是他的“户下册书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拜盟——拜把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朱卷——乡、会试中，为了防止阅卷官徇私舞弊，规定考试人用墨笔写试卷，叫做“墨卷”，而后由誊录人另用朱笔誊出来，送给阅卷官批阅，叫做“朱卷”；考中的人把自己中式的文章刻印为一本赠人，也叫“朱卷”，这里是指后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头场——应乡、会试的，规定要接连进场考三回，第一场叫“头场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号板——考乡试的地方名“贡院”（会试场也叫“贡院”），内分若干巷舍，按《千字文》上的字编号，每一号有只可容一人身子的小房几十间、百间不等，考生各占一间，有木板两块，一块支起来做写字的几，一块支着做坐具，叫做“号板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大主考座师——被录取的举人对乡试主考官认师生，称“座师”。主考官下，设同考官若干人，分房阅卷；举人对荐举本人卷子的同考官称“房师”（第三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仿——学生习字作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发过的——中举一称“发解”（举人第一名叫做“解元”），“发过的”，意思就是中过举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春台——食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同年——在同一年获中的进士彼此称“同年”（举人和举人同）。因为文科和武科是在同一年举行的，文武之间又可互拉关系称“文武同年”（第二十六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封翁——对官僚人家的尊长的一种尊称。因为封建时代，家有子孙做官，自身也可以按子孙的官阶受封之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盒子——逢年、节、喜庆事或送行、问病馈送的食品，致送时多装以盒，叫做“盒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将就——勉强敷衍，凑合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差（chà）——缺少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龙门——贡院里的第三道门。这个名称，含有祝贺考生们过此就会像龙一样飞黄腾达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高悬月旦——东汉时人许劭、许靖，欢喜分析当时社会人物才德的高下，给以评比排队，评比的内容逐月更换，时称为“月旦评”，后人也借来比喻考试。这里说的“高悬月旦”，是隐指周进后来做学政主持考试的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